

越南所藏明清佛教文獻初探

李貴民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中文摘要

越南長期受中國文化影響，而漢籍文獻也在兩國人民的交流中相互傳遞。十七、十八世紀後黎朝的朝政，後為權臣所把持，雖然後黎朝初期尊崇儒家思想，但當時越南陷入南北戰爭時期，政治局勢與社會經濟動盪不安，加上明末清初中國遺民盛行逃禪之風，許多嶺南禪師，如拙公和尚受到南北執政者的邀請前來越南，不僅將佛法帶入，也引入中國的佛教典籍，為當時較為衰弱的越南佛教注入新的元素。

由於越南在北屬明朝時期，文獻典籍遭受到嚴重的破壞與銷毀，故目前保存於越南的佛教典籍極大部分都是後黎朝再重新傳入為主，有些是隨著遺民僧而傳入，但也有如同十八世紀初越南性泉禪師奉旨前往閩粵求法，從鼎湖山慶雲寺帶回佛教戒律經藏等新養分的來源，促使越南重新建立戒律的修學，並始立具足三壇。

所以，當時所引入經藏，基本上是以《嘉興藏》為主，而其大部分在法屬殖民時期被蒐集，後為越南漢喃院所接收。這些傳入的佛教典籍因氣候環境保存不易，故多數被越南本地僧人重新刊刻，雖然可能有所

變動，但有些文獻基本上是保留明末清初的內容模式，一直延續至今，這些明末清初傳入的珍貴佛典著作典籍，如同時空膠囊一樣被凍結，成為另一特殊類型的域外漢籍文獻。

關鍵詞：佛教文獻、拙公和尚、性泉禪師、漢喃研究院



A Preliminary Study of Ming and Qing Chinese Buddhist Texts in Vietnam

LEE, Kuei-min

Postdoctoral Fellow,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Vietnam has long been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 texts have also been transmitted back and forth in the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Vietnam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the Lj Dynasty gradually declined, leading to social instability and civil war. At around the same time in China,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many Chan masters from Guangdong, such as the monk Chuyet Chuyet, came to Vietnam at the invitation of the rulers. They brought not only the Dharma, but also Chinese Buddhist texts, injecting new elements into the declining Vietnamese Buddhism.

Most of the Buddhist texts currently kept in Vietnam were re-introduced after the Lj dynasty. They were brought either by emigrating Chinese or by Vietnamese Buddhists who went to China in search of texts. For example,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the Vietnamese Master Xingquan went to Dinghushan Qingyun Temple in Guangdong. He obtained Buddhist texts there, particularly Vinaya texts, and brought them back to Vietnam,

introducing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Vinaya tradition such as the triple platform ordination.

Most of the texts coming into Vietnam during this time were from the Jiaxing canon. They were later collected during the French colonial period and then held at the Institute of Han-Ntm Studies. Also, many texts were reprinted in Vietnam by local monks due to damaging effects of the humid climate. Although these texts may have undergone some changes, they basically retain the content and style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reserving texts that would have otherwise been lost.

Keywords: Buddhist Literature, Monk Chuyet Chuyet, Master Xingquan, Viện Nghijn Cứu Han Ntm

一、中國佛教典籍傳入越南

近代以前的越南是屬於漢字文化圈，自漢朝以降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因此在書籍傳播方面也有長期性的往來與交流，加大了漢字對於越南社會文化各層面影響的廣度與深度。漢籍南傳越南，因為與中國統治關係區分為兩個主要的型態：一、北屬郡縣型態：此期因為越南是為中國行政區域，漢籍透過官方推行儒學教育而傳入越南，另外流寓越南的文人活動也帶入一些漢籍文獻。二、獨立自主型態：自從丁部領被宋太祖封為交趾郡王之後，越南進入自主時期，雖然之後又曾短暫被明朝征服，但多數時間是以藩屬的身份與中國維持關係，故越南使臣出使北國時，就扮演了重要的漢籍交流角色。做為宗主國的中國也經常頒賜書籍，單單宋朝期間就曾賜前黎朝六次《大藏經》，但後來毀於元朝三次入侵的無情戰火之下。¹

到了明清時期中國所賜的書籍種類增多，但仍以儒家經典為主，除了官方的往來，越南使臣、官差、僧人、道士、官吏和士兵、僑民和商人都是當時漢籍採購的主要媒介。²所以，明清時期的中國佛教典籍就隨著管道途徑傳入越南，其中就有一些明末清初屬於《嘉興藏》的佛教典籍流入，保存在越南民間寺院或是重新刊刻流布於該國。

越南的佛教深受中國禪宗影響，早在一千年前，越南李朝（1010-1225）時期，中國僧人所傳入的禪宗在當地形成三個流派：一、即毘尼多流支禪派，由毘尼多流支所創。二、無言通禪派，由唐代僧人無言通所創。三、草堂禪派，由北宋雲門宗僧人草堂所創。到陳朝

II

* 收稿日期 2018.8.16，通過審稿日期 2018.9.18。

¹ 劉玉珺，〈中越古代書籍交流考述〉，《文獻季刊》4，2004年，頁 85-98。

² 李慶新，〈清代廣東與越南的書籍交流〉，《學術研究》12，2015年，頁 93-104。

(1225-1400) 時，甚至由陳太宗、仁宗創立新的禪派，即竹林禪派。³越南的佛教發展在中國的影響之下，漸漸發展出屬於自己的黃金時期，⁴但這樣的盛況到黎利建立後黎朝時，產生極大的轉變，其原因主要在於官方大興儒家思想、壓抑佛教發展，原本由皇室所支持的佛教，限制只准庶民信仰，佛教遂轉趨為民間宗教，呈現衰退現象。⁵但經過數十年的宮廷鬥爭之後，後黎朝政權為外戚莫登庸所篡奪，但在鄭主與阮主的聯合之下，驅逐莫氏復興了後黎朝，但皇權隨之旁落鄭主、阮主，形成南北分裂割據的局面。

鄭主為了贏取民心，對於佛教有不同的態度與做法。⁶當時，上從皇帝，下到地方官員都去聽拙公和尚（1590-1644）宣講佛法，統治階級漸漸轉而崇信佛教，顯示長期以來後黎朝的儒教思想出現了危機，既然民心思佛，鄭主便順水推舟，用佛教來籠絡人心。⁷而普通百姓原受朝廷有所灌輸的中國儒家思想觀念，也因為長期的戰亂與社會經濟的停滯產

■

³ 黎氏垂庄，《越南南河地區十六至十九世紀中國禪宗的傳播和發展及相關文獻的考察》，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年，頁2。

⁴ 阮氏金鳳，〈越南佛教歷史概述〉，《佛學研究》，2005年，頁350-362。文中提到越南佛教歷史發展，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傳入時期：公元前3世紀到10世紀。二、黃金時期：從11世紀初到14世紀末。三、衰落與復興時期：15世紀及其後。也就是從越南的丁朝、前黎朝到李朝、陳朝期間是越南佛教發展最興盛的時期。

⁵ 陳正和，宋成有節譯，〈越南佛教史略——從古至今〉，《印支研究》3，1984年，頁19-23。該文甚至把1407年至1848年視為所謂的「苦難時代」，表明越南佛教遭受到極大破壞與毀謗，到了十五世紀後半期，佛教僧侶寥寥無幾，而通曉佛教教義的人更是蕩然無存。

⁶ 阮氏金鳳，〈越南佛教歷史概述〉，頁355。

⁷ 譚志詞，〈17、18世紀越南佛教復興的背景及特點〉，《閩南佛學》6，2011年，<http://www.nanputuo.com/nptxy/html/201103/0415103373499.html>，2016/08/30。

生疑惑，轉而信仰佛教的慈悲救苦和因果業報等觀念。⁸

在南方的阮主也是如此，其統治者為了提供新的信仰，以便在精神和心理上支持民眾，加上身為分裂王朝的阮氏，其與儒教的正統觀念顯然是背道而馳。在此情況之下，佛教似乎較適合阮主所需，既解決了南方移民信仰上的飢渴，同時又合法化其統治問題。⁹可以看出當時的越南雖然呈現南北朝分裂政局，但卻是當時越南佛教得以受到從上到下的信仰支持，並帶動復興的契機。

而當時中國也是正值明清鼎革之際，從明萬曆以降，形成逃禪之風，尤其以嶺南地區更為盛行。¹⁰這股風氣也促使許多嶺南的禪師遠赴越南弘法，其中主要有拙公和尚（1590-1644）、明行禪師（1595-1659）、綠湖圓景、圓寬禪師、明弘子融、覺峰禪師、慈林禪師、明海法寶禪師、興蓮果弘國師、法化禪師（1670-1754）、濟圓禪師（？-1689）、覺靈禪師、元韶禪師（1648-1728）、石濂大汕和尚（1633-1704）等人。¹¹這些來自嶺南地區的禪師，不僅帶動了越南佛教的發展與改革，甚至在當地開創新的門派，例如：拙公禪派、元韶禪派等，更有甚者還當上阮主政權的國師，如興蓮果弘國師，這都充分顯示兩地的宗教文化有著緊密的發展關係。

II

⁸ 譚志詞，〈17、18世紀越南佛教復興的背景及特點〉，<http://www.nanputuo.com/nptxy/html/201103/0415103373499.html>，2016/08/30。

⁹ 李塔娜著，李亞舒、杜耀文譯，《越南阮氏王朝社會經濟史》，北京：文津出版社，2000年，頁177。

¹⁰ 蔡鴻生，《清初嶺南佛門事略》，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17-22。

¹¹ 當中有些禪師因為史料不足，所以無法確認其生卒年，故未標示。除了，拙公和尚、明行禪師曾在越南中南部弘法，後來往北在北方鄭氏政權領地弘法之外，其餘禪師弘法地點主要以南方阮主領地為主。參見譚志詞，〈十七、十八世紀嶺南與越南的佛教交流〉，《世界宗教研究》3，2007年，頁43-47。

另一方面，由於越南政權之前對佛教的壓抑，使得越南佛教發展為之中斷，故除了嶺南禪師南來弘法之外，越南當地的僧人也曾前往嶺南求法受戒，甚至帶回佛經典籍。例如：性泉湛公（1674-1744）、水月覺通（1637-1704）等人。¹²這些禪師是年代較晚的人物，已經不滿足於佛教從中國僧人傳入，而是為了想親眼一見，甚至為得法而去中國，如水月禪師後來就得到一句智教大師傳法曹洞宗，將之傳播於越南北方。¹³

這對於當時越南的佛教發展產生極大的變化，尤其是禪宗的影響更大。¹⁴但是，過往的研究偏重明末清初遺民僧本身對於越南佛教的影響層面，卻忽略了佛教典籍對於其發展的影響。而這些來自中國遺民僧的佛法思想，或許藉由法脈延續還可以有所傳承，但是佛教典籍的傳播卻是能持續更長的時間、散播更廣的空間，其效益有過之而無不及。¹⁵

II

¹² 譚志詞，〈十七、十八世紀嶺南與越南的佛教交流〉，頁 48-50。

¹³ 譚志詞，〈十七、十八世紀嶺南與越南的佛教交流〉，頁 49。

¹⁴ 有關禪宗對於越南佛教的影響，相關研究成果豐碩。可以參看：釋清決，《越南禪宗史論》，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系博士學位論文，2001 年。阮氏美珠，《佛教在越南順化市的影響》，廣西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07 年。釋行心，《中國臨濟禪系在越南的傳承與流變》，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6 年。

¹⁵ 有關中國佛教典籍傳入越南的狀況，在譚志詞〈十七、十八世紀嶺南與越南的佛教交流〉一文中也有提及，但是該文僅是列出比較早期傳入越南的中國佛教典籍與刊刻狀況，並未對相關版本進行比對、校勘，並提到「至於諸典籍於何時、何地，通過何途輸入越南，則頗難一一稽考」。事實上也確實是如此，但是如果仔細查閱漢喃院所藏的佛經版本，還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尤其是性泉禪師傳入的中國佛教典籍，有很多是《嘉興藏》的版本。另外，李慶新教授所寫的〈清代廣東與越南的書籍交流〉一文，則是從海外貿易的角度來審視書籍貿易的狀況，確實有很多值得參考的部分，但是忽略了僧人攜入佛經的部分。但來日或也可從書籍貿易的部分，檢視有否佛教典籍的輸入？參閱李慶新，〈清代廣東與越南的書籍交流〉，《學術研究》12，2015 年，頁 93-104。

二、越南佛教文獻典藏概況

歷代傳入越南的佛教典籍，由於自然條件與人為因素的影響，許多佛教早期典籍印本保存並不容易，尤其紙張類的書籍更容易損毀，若無重新刊刻，僅靠鈔本流通更難以為繼。幸而在法國殖民時期，對於傳統文獻典籍的保存開始較為注重，故有些早期佛教典籍文獻被保留下來，甚至逐步進行數位化。目前越南佛教典籍的主要典藏地，略分有四：一、越南漢喃研究院，二、越南國家圖書館，三、美國喃字遺產保存會，四、越南各地廟宇所藏。

其中，以越南漢喃研究院的佛教典籍文獻最為重要，其典藏主要來自法國殖民時期法國遠東學院所主持進行收集的文獻，直到第二次印度支那戰爭之後再為越南漢喃研究所接收。¹⁶目前該院的資料基本上都已收錄在「越南漢喃文獻目錄」與「補遺」中，後來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進行數位化的工作，將其做成資料庫，方便後來研究者檢索查閱。雖然，漢喃院仍持續收集散落於全國各地的佛教文獻，但因為沒有公開，所以也不得而知其狀況。

在越南國家圖書館方面，目前所蒐集的佛教文獻，多數已經數位化，可以上網檢索，但是蒐集典藏的資料較漢喃院少。而喃字遺產保存會所收錄的佛教典籍也幾乎都已數位化並上網，可以在網站進行檢索並下載全書圖像，該資料庫的書籍，除來自越南國家圖書館的典籍之外，還收錄有河內勝嚴寺的資料。

另外，還有一大部分是來自越南各地寺廟所保存的佛教典籍文獻，由於越南境內廟宇眾多，許多寺廟的典藏並未經政府機構調查整理，所

■

¹⁶ 參見真柳誠，〈ベトナム漢喃研究所の古醫籍書誌（一）〉，《茨城大学人文学部紀要・人文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科論集》12，2012年，頁19-42。

以，目前狀況不是很清楚，加上保存方式與管理狀況不一，若不及時進行普查保護，將會慢慢流失。目前可以知道保存佛經木刻板數量較多的是北江省永嚴寺、補陀寺，而永嚴寺還得到國際教科文組織的認可，補陀寺則受到省級單位的保護。但仍有許多寺院值得去探索，範圍廣大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進行調查。

初步進行田野調查之後，發現有些寺院所保存的佛教典籍或是重新刊刻佛經木板的內容，有許多是漢喃院等官方機構所未收錄的。例如，在河內闡法寺曾有學者進行過調查，發現「各寺經板」目錄中登錄有十七種佛教典籍；¹⁷但是，漢喃院所收錄的僅有上述十七種中的 11 種，其中又多出三種是「各寺經板」目錄所沒有記載的。詳見表一。

表一：河內闡法寺「各寺經板」目錄與漢喃院收藏對照表

編號	漢喃院收藏	各寺經板目錄
1	造像量度經，AC. 123	三昧造像經
2	無	六祖壇經
3	無	金剛般若經
4	佛說大乘金剛經論，AC. 125	金剛經論
5	無	藥師經
6	目錄經，AC. 492	目錄經
7	無	護童子經
8	無	大悲出相
9	禮五百觀世音經，AC. 126，AC. 222	五百名經
10	三皈五戒經，AC. 173 v\AC. 124	三皈五戒經
11	妙法蓮花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AC. 111	普門品經
12	回陽因果錄	因果回陽

1

¹⁷ 《各寺經板·玉山善書略抄目錄》(*Cac Tự Kinh Bản: Ngọc Sơn Thiện Thư Lược Sao Mục Lục*)，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 1116。

13	無	彌陀因果經演音
14	佛說五王經演音，AB. 103	五王出家經演音
15	佛說目連救母經演音，AB. 97	目連經演音
16	佛說十六觀經演音，AB. 95	十六觀經演音
17	布施公德經演音，AB. 102	布施公德經演音
18	諸經演音，AB. 98	無
19	因果諸經摘要演音，AB. 351 v\AB. 96	無
20	出家功德經演音，AB. 104	無

據上表可以推測該寺至少刊行過 20 種佛教典籍，因此想要瞭解越南佛教文獻的收藏狀況，對於境內各寺院的調查將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根據「越南漢喃文獻目錄資料庫系統」的介紹，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利用該所 2002 年翻譯編印《越南漢喃古籍文獻目錄提要》及 2004 年《補遺》二種目錄數位化，其來源為 1993 年、2002 年法國遠東學院、越南漢喃研究院合作出版的越法文版《越南漢喃遺產目錄》、《補遺》漢譯而成，內容依經、史、子、集四部重新分類並撰寫提要。¹⁸所撰寫題要為重要的內容提示依據，為該資料最有價值的部分，而要初步過濾是否為《嘉興藏》資料，可先依題要記載其出版年代為依據，但有些早期佛經典籍有缺漏出版年代的狀況，也需注意。

目前「越南漢喃文獻目錄資料庫系統」，共計收錄存藏於越法兩國六所圖書館（越南漢喃研究院圖書館、法國遠東學院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東方寫本部、法國亞洲學會圖書館、法國東方語言學院藏書、法國吉梅博物館）之珍貴漢喃古籍文獻目錄 5023 筆。其中經部 147 筆、

1

¹⁸ 參見「越南漢喃文獻目錄資料庫」系統簡介，<http://140.109.24.171/hannan/>系統簡介.htm，2018/03/10。

史部 1665 筆，子部 1527 筆及集部 1684 筆。¹⁹資料庫中的越南佛教典籍，如同中國四部分法，歸類於子部為主，在其項下的佛教分類其編號始於 2607 一直到編號 2920，粗略算有 314 種典籍，但還有一些沒被歸於佛教類項下。

三、漢喃研究院的佛教文獻

依照目前的檢視狀況，大概可以將其館藏佛教典籍分為三個時期：（一）後黎朝佛教復興期（17 世紀初至 18 世紀），主要是拙公和尚等遺民僧引入佛教典籍。（二）18 世紀初以後，例如性泉法師北上求取佛經回越後再重新刊刻。（三）二十世紀後，越南本地法師為佛教需要引入。

而其稀見狀況又與不同時期有關，通常漢地已經散佚之書，多是在第一、二時期，因為當時引進的佛教典籍屬於明末清初，由於時代久遠，漢地可能沒有保留下來，反而是越南因為重新刊刻，使得來自漢地的紙本佛經變成木刻板，雖然也有蟲蛀、磨損等問題，但總比紙張保存較久，加上有些木刻板，後來又重新再刻，而得以流傳較久。而第三時期，是比較籠統的分法，因為不同時代對於佛典的需求不同，會產生不同原因而引入，比較積極從事佛典重刻再版的法師，有十九世紀末的北寧省大覺寺福田和尚，和二十世紀初的永嚴寺清亨和尚為代表。

（一）遺民僧引入佛典

1. 拙公和尚與明行禪師

17 世紀中葉嶺南禪僧陸續赴越南弘揚佛法，其中以閩籍拙公和尚赴

1

¹⁹ 參見「越南漢喃文獻目錄資料庫」系統簡介，<http://140.109.24.171/hannan/>系統簡介.htm，2018/03/10。

越弘法最具代表。²⁰拙公和尚《大南禪苑傳燈集錄》卷下記載：拙公和尚，大明國福建省漳州府海澄縣漸山人，²¹李氏，釋圓炆，號拙拙。²²大約萬曆三十五年（1607），拙公赴古眠國（下柬埔寨）弘法，該國國王奉以師禮，朝中諸多大臣也恭敬皈依，在其國廣度眾生長達 16 年。1623 年曾一度回福建老家，²³大約在同年又回到越南中部廣南、順化等地說法 7、8 年，其間受到廣南阮氏政權的豪門貴族所重視。²⁴

到了 1630 年左右，拙公和尚與徒弟明行禪師從廣南、順化北上，1633 年抵達河內。到河內不久後，越南皇室與貴族紛紛拜其為師，便請他住持河內看山寺，宣講佛法。不久轉赴北寧省住持佛跡寺，大約在 1642 年改去北寧省筆塔寺住持，²⁵直到 1644 年在該寺圓寂。²⁶在越南北方弘法期間，拙公和尚創立拙公禪派，傳承 10 代，綿延近 200 年，為 17、18 世紀越南佛教的復興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被視為越南北方臨濟宗的開山祖師。²⁷

後來，又應鄭主鄭柵的要求，拙公和尚派遣其弟子明行禪師回中國

■

²⁰ 參見譚志詞，〈越南閩籍僧行僧拙公和尚出國的原因〉，《東南亞縱橫》，2007 年，頁 61。

²¹ 越南漢喃院藏，《大南禪苑傳燈集錄》，編號 A. 2767。

²² 越南漢喃院藏，筆塔寺的「獻瑞庵報嚴塔碑銘」，收入 Trinh Khac Manh、Nguyen Van Nguyen、Philippe Papin 主編，《越南漢喃銘文拓片總集》冊 3，河內：越南漢喃研究院，2005 年，編號 2893，頁 895。

²³ 此年代應是以萬曆三十五年（1607），再加上弘法十六年，所算出。參見譚志詞，〈越南閩籍僧行僧拙公和尚出國的原因〉，頁 60-61。

²⁴ 明行在在編，Nguyen Quang Khai 譯，*Chuyet Chuyet To Su Ngu Luc* 拙拙祖師語錄，Ho Noi: Nha Xuat Ban Thanh Hoa，2017 年，頁 138。

²⁵ 譚志詞，〈越南閩籍僧行僧拙公和尚出國的原因〉，頁 60-61。

²⁶ 即甲申年，為後黎朝福泰二年，1644 年。參見明行在在編，Nguyen Quang Khai 譯，*Chuyet Chuyet To Su Ngu Luc* 拙拙祖師語錄，頁 147。

²⁷ 譚志詞，〈越南閩籍僧行僧拙公和尚出國的原因〉，頁 61。

請經，經書請回後藏於北寧省佛跡寺，其中部分經書已重新刊刻，重刻木版均存於佛跡寺。²⁸但是，根據後來法國學者的調查，在 20 世紀 50 年代，部分刻版被當作木柴用來燒火煮飯，河內法國遠東學院曾將這些刻版運回該院保存，²⁹但是目前狀況並不明朗。而刊刻的複印本，目前有少數典藏於越南漢喃研究院圖書館。

明行禪師，俗姓何，法名明行，法號在在，係明末清初江西省建昌府（今江西撫州地區）人。明行禪師可能在 1623 年左右已到越南廣南、順化一帶遊歷，到越南後才遇上拙公和尚並成為其徒弟。大約 1630 年，明行禪師隨師傅北上河內，途中他們曾至義安開化天象寺、清化開化澤林寺。大約在 1634 年或 1635 年，明行禪師隨拙公和尚去住持北寧省佛跡寺（又名萬福寺）長達七、八年。³⁰拙公和尚住持筆塔寺僅兩年便於 1644 年圓寂，明行禪師嗣承其衣鉢，³¹住持筆塔寺 15 年，直至 1659 年在該寺圓寂。³²

2. 引入佛典與稀見文獻

這時期中國佛教典籍之輸入越南大多是通過兩國禪僧南來北往的民間文化交流來實現。如拙公和尚赴越時就帶去了一部分佛經，³³其中有一種專門祭供水陸孤魂的經書稱《水陸諸科》(*Thủy Lục Tonk* T ập)，³⁴

I

²⁸ 但是，日前筆者曾經前往佛跡寺田野調查，詢問該寺僧侶似乎相關佛教典籍已經不存在。

²⁹ 譚志詞，〈十七、十八世紀嶺南與越南的佛教交流〉，頁 50。

³⁰ 譚志詞，〈僑僧明行禪師在越南弘揚佛法〉，《八桂僑刊》1，2006 年，頁 42-44。

³¹ 但明良禪師，也在拙公和尚圓寂前十幾天，晉見拙公獲得賜偈。參見明行在在編，Nguyen Quang Khai 譯，*Chuyet Chuyet To Su Ngu Luc* 拙公禪師語錄，頁 149。

³² 譚志詞，〈僑僧明行禪師在越南弘揚佛法〉，頁 43。

³³ 譚志詞，〈十七、十八世紀嶺南與越南的佛教交流〉，頁 50。

³⁴ 根據「越南漢喃文獻目錄資料庫系統檢索」可以得知《水陸全集》(*Thủy Lục Tonk*)



圖 1 越南版《水陸諸科》

內容包含寺中請佛、迎師、招魂、接亡靈、洗穢、懺悔等各種儀軌，傳入之後，因為符合當時社會環境所需，從此在越南北方寺院中廣泛被使用。³⁵左圖為北寧慈山武江扶朗社永福寺成泰六年（1894）的版本，可見已流傳兩百多年。

目前在越南漢喃院中保存明行禪師所引入的佛教典籍，可以確認的有《三經日誦》，³⁶又名《佛祖三經》，³⁷現存於漢喃院，然此二書其實是同一本，只是《三經日誦》

Tập）：「今存印本七種，包括景盛五年（1797）年河內海會寺印本、河內海會寺同慶二年（1887）據景盛五年刻版重印本、成泰六年（1894）永福寺印本等；又存抄本一種」。該經，「又名《水陸諸科》（*Thiyy Lục Chư Khoa*），佛教科儀，記載寺中請佛、迎師、招魂、接亡靈、洗穢、懺悔等各種儀式。安子山竹林禪派僧人慧燈和尚真源撰於景盛五年（1797），有清如沙門序。原目編為 3640 號，題《水陸全集》；另編為 3638 號，題《水陸諸科》」。資料參閱「越南漢喃文獻目錄資料庫系統檢索」<http://140.109.24.175/pasweb/>，2019/03/10。

³⁵ 阮郎（釋一行），《越南佛教史論》，河內：河內文學出版社，2000 年，頁 535。Nguyễn Lang, *Việt Nam Phật giáo sử luận*, Nxb. Văn học HN ội.

³⁶ 越南漢喃研究院館藏，館藏編號 AC. 545。越南國家圖書館館藏編號 TN. 059。此書應名為《佛祖三經》，被稱為《三經日誦》是因為該經書前有盧陵居士歐陽穎侄題之〈三經日誦敘〉一文，故登錄為《三經日誦》，但據釋在在（即明行禪師）的所寫的序文，名為〈佛祖三經序〉，故該經書名為《佛祖三經》較為合適。

³⁷ 越南漢喃研究院館藏，館藏編號 AC. 341。根據「越南漢喃文獻目錄資料庫系統」所記載，版本：今存印本二種，明命十一年（1830）報國寺重印，釋在在作再版序文。頁數及版式：170 頁印本，高 26 公分，寬 15 公分；98 頁印本，高 29.5 公分，寬 16.5 公分。提要：佛經合訂本，包括《佛說四十二章經》、《佛遺教經》、《鴻山警策》三種經文，書末有跋語及《增補音釋》一篇。另外，越南國家圖書館館藏還有一書名為《三經日用》，編號 TN. 121，也是同一本經書。

在登錄於「越南漢喃文獻目錄資料庫系統」時誤將卷首頁的歐陽穎侄所題〈三經日誦敘〉當成經書名來登錄。

根據資料推算明行禪師的生卒年代大概是 1595 年至 1659 年三月二十五日，所以該書序於癸巳，推測應為後黎朝慶德五年癸巳（1653）。



圖 2 《三經日誦》署名釋在在，即明行禪師，而由其弟子妙慧負責重梓。

但此經書的勸募刊刻，主要是由明行禪師的弟子，也就是比丘尼妙慧（號善善）所負責，即公主黎氏玉緣。³⁸書中所說的「重梓」，³⁹應該是明行禪師攜帶回越南之後，因為印刷發行之用，故重新刊刻。

³⁸ 參見「奉令旨」碑文，文中提到此旨為鄭皇太后稟鄭主後所下旨，有說到親女黎氏玉緣，法號妙慧，故此稱其為公主。但在編號 2896 碑文，卻提及比丘尼妙慧善善的先嚴為郡公黎榮進，此疑問有待後解，不過其身份為皇室貴族應可確認。收入《越南漢喃銘文拓片總集》冊 3，河內：越南漢喃研究院，2005 年，編號 2880、2896，頁 882、898。

³⁹ 越南漢喃研究院館藏，編號 AC. 545，頁 29。

而此書承襲自明朝版本為南京雞鳴禪寺住持隱峰琮禪師⁴⁰所復行鋟梓，並請姚廣孝寫「三經後跋」，署年代為永樂八年庚寅，即為1410年。

後來在潭柘寺建有「僧錄司右講經兼雞鳴禪寺住持曹洞正付隱峰琮禪師靈塔」，有學者推測其與姚廣孝之間有所交往，透過此後跋的紀錄顯示兩人確實是認識無誤，而且也顯示晚年的姚廣孝與佛教人士有所往來，其後在永樂十年寫了《道余錄》，其中不知有否關連？另外，身為拙公和尚的弟子，基本上其法脈多判為臨濟宗，但從其刊刻佛教典籍也援引隱峰琮禪師的版本，似乎說明當時所著重的是越南當地戒律典籍的缺乏以及戒律思想的復興，並不拘泥於所謂的宗派門風。

另有《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直說》一經書為比丘尼妙慧善善所奉刻，該經書刊印於盛德二年（1654）十一月，故可以看成與《佛祖三經》刊刻的原因類似，也就是由明行禪師將禪宗佛經帶入越南，後其弟子妙慧尼師再重梓刊刻，這些經書經過歲月磨耗，有其重刊之需要。⁴¹《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直說》一書原為憨山德清大師所做，⁴²收入《卽續藏》第



圖3 越南版《三經日誦》姚廣孝後跋

⁴⁰ 《補續高僧傳》云：「德琮，姓杜氏，唐拾遺子美之後也。……博通內外典，素不出山教化，人罕知之。成祖使中官至汴，廉得其名，還奏於朝。……詔徵德琮至，賜金襴袈裟銀鉢盂……授左善世，為作室雞鳴山，以為修藏之所。年五十七，說偈示寂」。《補續高僧傳》卷25，CBETA，X77，no. 1524，p. 531，b6-17。

⁴¹ 越南漢喃研究院館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直說》，館藏編號AC. 301。

⁴² 憨山德清為明末清初著名的流放僧，憨山禪師（1546-1623），名德清，俗姓蔡。萬曆二十三年（1595），他以私創寺院，遭戍雷州，至四十二年（1614）蒙恩赦。

26 冊 No. 542,⁴³也收入《嘉興藏》。

明行禪師所重新刊刻的佛教典籍還有《天童覺和尚頌古》、《雪竇顯和尚頌古》等書。

在漢喃院的版本是將《天童覺和尚頌古》、《雪竇顯和尚頌古》兩書合訂在一起，這可能是因為兩書同時為比丘如空所重刊，其重刊年代皆為景興二十四年（1763），在兩書的卷末都有題記：

景興二十四歲次癸未冬節穀
日重刊
吁江雲水沙彌明行釋在在重梓
比丘嗣如空重刊⁴⁴

可以清楚看到比丘如空重刊所依據的是由吁江雲水沙彌明行禪師之前

回顧二十年的遭生涯，猶如在嶺南的漫長夢遊，居壘壁間，恩效大慧宗杲和尚，冠巾說法，構丈室於穹廬，時與諸來弟子作夢幻佛事。乃以金鼓為鐘磬，以旗幟為幢幡，以刁鬥為鉢孟，以長戈為錫杖，以三軍為法侶，以行伍為清規，以吶喊為潮音、以參謁為禮誦，以諸魔為眷屬，居然一大道場也。憨山對嶺南佛門的重大貢獻，是修復六祖慧能開創的曹溪寺，被譽為曹溪中興。參見蔡鴻生，《清初嶺南佛門事略》，頁 16。

⁴³ 《般若心經直說》，CBETA，X26，no. 542。

⁴⁴ 《天童頌古集》(Thiền Đồng Tụng Cố Tập)，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314。在「越南漢喃文獻目錄資料庫」的提要寫道：「中土佛教著述，僧人法潤撰，宏智覺序」，應是有錯誤，〈天童宏智覺和尚頌古集序〉應是嗣宗禪師所寫。另外，越南本除了《天童覺和尚頌古》之外，還合訂有《雪竇明覺和尚頌古》。故，前書的編者為法潤、信悟，而後書是遠塵所集，所以，提要寫「僧人法潤撰」則是忽略了還有《雪竇明覺和尚頌古》一書附在書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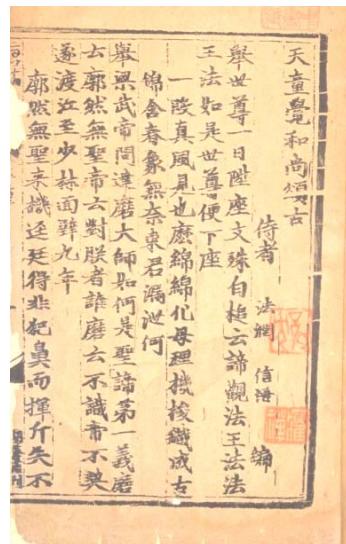


圖 4 漢喃院藏《天童和尚頌古》

所翻刻的版本，其翻刻的時間為其重新抄錄〈雪竇明覺和尚頌古集序〉時，在釋曇玉序後多了一行：

盛德丁酉歲重書

「盛德丁酉」是指越南後黎朝神宗盛德五年，即為西元 1657 年。雖然沒有補上重書者為何人，但兩書的正文首頁都在舊的編者旁邊多加一行寫道：「吁江雲水沙彌明行重刊」，可以判斷盛德丁酉即為明行禪師重刊的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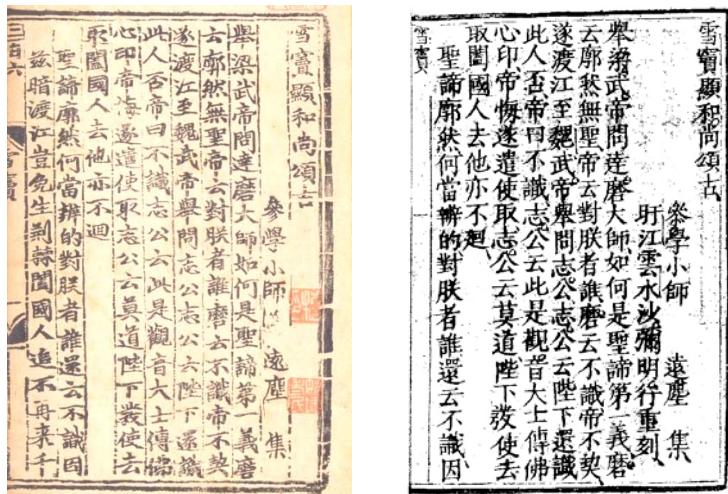


圖 5 漢喃院藏（圖左）與《嘉興藏》版（圖右）的《雪竇顯和尚頌古》對照

雖然漢喃院版的《天童覺和尚頌古》、《雪竇顯和尚頌古》兩書是明行禪師在越南重新翻刻，但是對照國家圖書館所典藏的元至正二年（1342）大明禪寺刊四家錄本，其版面、字體形制基本上大致雷同，不像後來的《嘉興藏》經書採用宋體字，而是維持原有的小字體，且每頁 10 行，一行 18 字，除了版心，去掉雙魚尾，把「雪竇」兩字上移之外，可以說越南版本應是依照上述的四家錄本重新刊刻。

可見得明末清初的遺民僧已經將漢地的佛教典籍帶入越南，不只是傳統佛教所使用偏重儀式的《水陸諸科》等經典，也過隨著像明行禪師這樣的中國海外遺民僧，進一步將《嘉興藏》，也就是明末清初禪宗祖師大德的著作典籍輸入到越南佛教界，甚至如更早期的《天童覺和尚頌古》、《雪竇顯和尚頌古》等書，使得當時開創明末清初佛教新氣象的漢地佛教思想，也得以傳播到越南，使其沒落的佛教信仰，又有了中興復甦的跡象。

（二）越南僧攜回佛經

另一方面，17世紀末、18世紀初，越南也有一些僧人前往中國求法攜回典籍，其中以性泉和尚最具代表性。他曾到廣東鼎湖山慶雲寺習禪，回國時，從中國帶回經、律、論典籍三百部，共一千餘卷，置於乾安寺（在今河內），其中近兩百部經書在越南北方刊印傳播，許多刻版保存在崇福寺和乾安寺。⁴⁵

1. 性泉法師

性泉法師前往漢地求學佛法最重要是戒律學的部分，他到了廣州府鼎湖山慶雲大禪寺，求得所謂的「鼎湖戒」，據清釋成鷺纂《鼎湖山志》所載，鼎湖山實際是以弘贊法師的戒律學為理論基礎。⁴⁶性泉禪師深受鼎湖山的影響，加上希求戒律之學在越南復興，故所攜帶回越的佛典之中，以弘贊法師的注疏作品為主。

釋弘贊（1611-1685），字德旋，號在慘，生平以弘護正法為己任，

■

⁴⁵ 譚志詞，〈十七、十八世紀嶺南與越南的佛教交流〉，《世界宗教研究》3，2007年，頁42-52。

⁴⁶ 李福標、朱婧，〈論鼎湖山弘贊禪師的律學故事化〉，《學術研究》4，2015年，頁143-147。

並且有許多佛學典籍著述，「所著《梵網經略疏》、《心經添足》、《準提會釋》、《兜率龜鏡集》、《觀音慈林集釋》、《義摩那戒本》、《歸戒要集》、《沙彌律義要略》、《增註沙彌儀軌頌》，並著《解惑編》、《六道集》、《鴻山警策句釋》、《木人剩稿》，並撰《須彌世界之圖》。前後著述凡百有餘卷，板藏浙江嘉興楞嚴寺行世。夫異量之才不世出，中人以下，未免資繩墨以匡植之。師之擔荷宗門，而尤以戒律自任，所以救世也。博山瀛山之風，可仰而逾揚欲蓋而彌彰者矣」。⁴⁷這些佛典後來多數被性泉和尚請回越南。

當時性泉法師除了受了具足戒之外，對於經論的學習也非常通達，並且請買回越的經律論三百部，共一千餘卷。回國後，性泉法師「即將三藏經律留在乾安寺，一切僧尼請師為和尚，重受戒法，弘四分律，自師為始。自此潛者復興，光者復續。時師行年七十，命眾鳴鐘集僧，謂上足海燭曰：「吾道興隆，豈非汝耶？」付囑偈云：「至道無言，入不二門」。(法門無量，誰是後昆？師跏趺而化，闍維舍利無數。建塔含龍寺、崇福寺二處奉事。時黎永祐十年)」。⁴⁸

至此越南的戒律之學又重新恢復。而性泉法師所帶回來的經律論當中，以弘贊法師的著作為最主要，目前在「越南漢喃文獻目錄資料庫」中仍保存不少種類。詳見表二。

II

⁴⁷ 梁佩蘭撰，〈鼎湖山第二代住持在慱禪師塋志銘〉，《鼎湖山志》卷 3，臺北：明文書局，1980 年，康熙五十六年序刊本，頁 11-12。

⁴⁸ 沙門如山編，《繼燈錄》，頁 46。文中紀年為黎永祐十年，後黎朝永祐年號僅有六年，為何會出現永祐十年？年代應有誤。

表二：越南漢喃院所藏弘贊法師著作對照表⁴⁹

弘贊法師著作	越南翻刻書名	編號	備註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添足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添足	AC. 506	
般若心經貫義	心經貫義	AC. 506	附在《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添足》之後。
鴻山警策句釋記	鴻山警策句釋記	AC. 140	
沙彌律儀要略增註	沙彌律儀要略增注	AC. 622	有多種版本
八關齋法	八關齋法	AC. 143	
六道集	六道集	AC. 129	
四分律名義標釋	四分律名義標釋	AC. 669/1-10	
解惑編	解惑編	AC. 598/1-2	
諸經日誦	諸經日誦	AC. 258	此書中國典籍中找不到
四分戒本如釋	四分戒本如釋	AC. 181/1-2	未確認
式叉摩那尼戒本	式叉摩那沙彌尼律儀	AC. 465	未確認
沙門日用	無		
比丘尼受戒錄	無		
持誦準提真言法要	無		
兜率龜鏡集	無		
供諸天科儀	無		
觀音慈林集	無		
歸戒要集	無		
禮佛儀式	無		
禮舍利塔儀式	無		
梵網經菩薩戒略疏	無		
七俱胝佛母所說準提陀羅尼經會釋	無		
沙彌學戒儀軌頌註	無		

I

⁴⁹ 資料來源：「佛教經藏目錄數位資料庫」<http://jinglu.cbeta.org/>；「越南漢喃文獻目錄資料庫系統」<http://140.109.24.171/hannan/>，2019/03/10。

2. 攜回佛經與稀見文獻

性泉法師所攜回的佛經，其價值性在於：一、多數是依照當時從漢地攜回的版本重新翻刻，雖然不是原刻印本，但是因內容、版樣差異不大，故仍有極高的價值，可以作為現存弘贊法師或其他祖師大德著作校刊之用。二、有些當時攜回的佛典為漢地所佚失的版本，例如弘贊再治《諸經日誦》等，應為稀見漢文佛教典籍，具有極高價值，可以補足原本的缺漏，對於完善佛教藏經的原貌，與研究相關祖師大德的經歷與思想有莫大助益。

目前漢喃院所藏的弘贊法師著作屬於第一類的有：《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添足》、《般若心經貫義》、《鴻山警策句釋記》、《沙彌律儀要略增註》、《八關齋法》、《六道集》、《四分律名義標釋》等經書。以上這幾本是漢地的大藏經中有收錄的佛典，傳入越南後又被重新刊刻，簡述如下：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添足》重刊於嗣德元年（1848）由太平省福慶寺重印，附有釋朗朗的「重刊般若」，文中提到：「茲本目名為般若添足，弘讚祖師在參和尚註解，極其要約」，⁵⁰文中對於弘贊法師的名字誤寫成弘讚，而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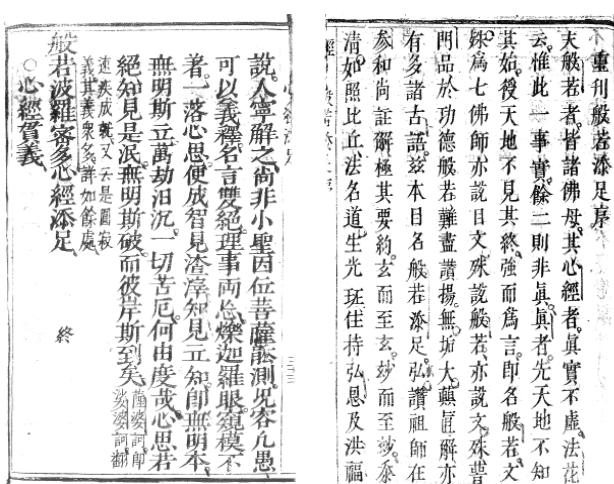


圖 6 「重刊般若添足序」以及該書後所附的心經貫義

1

⁵⁰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添足》，越南漢喃院藏，編號 AC. 506，頁 2。

慘也寫成在參，但仍可以推測此書為弘贊法師所著之《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添足》無誤。

弘贊法師所著之《般若心經貫義》，越南漢喃院館藏版則是附在《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添足》之後，但是沒有像《卍續藏》附有「大般若經受持功德」一文。

弘贊法師所著之《鴻山警策句釋記》，基本上越南漢喃院館藏版《鴻山警策句釋記》就是使用康熙庚戌年（1670）的版本。

最後一頁，照錄原書助印者的資料：

新安休寧縣弟子程日盛，法名開拙，偕男可立、可仁、可權、嘉言，孫士魁、士賢、士奇、士端、士元、士彥、士榮，禮梓《警策句釋》上下二卷，人藏以斯功德，四恩總報，三有均資，福慧圓明，早登覺地。⁵¹

該助印者、時間都有註明是「康熙庚戌年秋日弟子日聖君縉和南謹識」。康熙庚戌年為 1670 年。不過此經書在越南刊刻時似乎沒有註明重刻時間，僅留下「留板在丹會社寶靈寺，以曉後來」的字樣而已。⁵²

《沙彌律儀要略增註》一書則為雲棲株宏輯、鼎湖山沙門弘贊註，故名為《沙彌律儀要略增註》，在越南漢喃院有六種印本，現存重刻最早的是明命二十年（1839）海陽省光明寺印本，比丘照耀寫了〈沙彌律儀要

I

⁵¹ 《鴻山警策句釋記》，越南漢喃院藏，編號 AC. 140，頁 32。

⁵² 《鴻山警策句釋記》，越南漢喃院藏，編號 AC. 140，頁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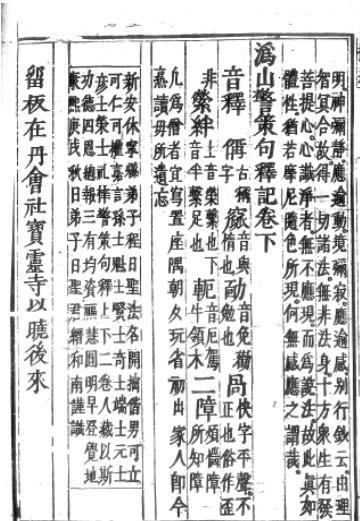


圖 7 《鴻山警策句釋記》

助印者

略增註新刊序〉一文講述沙彌律儀為「成正覺、登彼岸之津樑也」。⁵³但是，這是舊板所記載的資訊，在該經書最末頁，有提到「新鋟梓留板四岐縣高羅社廣寒禪寺」，可見得又依此明命二十年的舊板重刻了一次。但是，此經書所依的前身是「康熙丁未仲冬鼎湖山經寮梓」，康熙丁未年為 1667

年。而且此書是由鼎湖山經寮所刊刻的版本，更可以確認性泉和尚所攜帶回來的經書與鼎湖山有密切關係，而弘贊法師的著作更是攜帶回越南的佛教戒律典籍之大宗。

《八關齋法》為弘贊法師所輯，越南漢喃院現存的版本為明命九年（1828）常福寺重印，基本上內容大致一樣，僅有最後音釋的「音叫。似食蔥。而莖長。有稜。五辛中。凡中空。皆屬蔥類。或作藠。草名。出廬山。非蘿也。有云。藠亦山薤之類。非也。蘿蔥。本草不載。以蘿屬蔥收。故不別出。藠亦不載。由無功用故也。」等字樣刪除，而加上重新刊刻的年代與重刊者。⁵⁴

《六道集》為弘贊法師所著，越南漢喃院有兩種版本，但是有一本藏於法國巴黎。該版本提到是弘贊法師編輯於康熙己未年（1679），李龍標序於康熙二十一年（1682），但是目前的重刊本是成泰乙巳年（1905）河內靈光寺的重印本，該書最前面有嚴春廣所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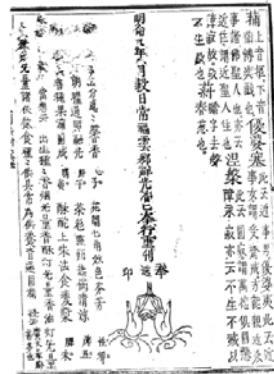


圖 8 《八關齋法》重印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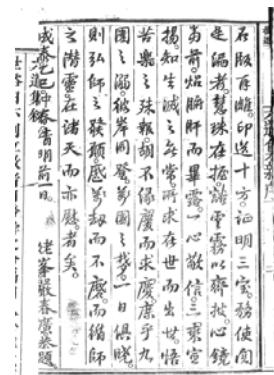


圖 9 《六道集》

⁵³ 《沙彌律儀要略增註》，越南漢喃院藏，編號 AC. 622，頁 2。

⁵⁴ 《八關齋法》，越南漢喃院藏，編號 AC. 143。

〈演慶重刊六道新序〉的再版序文，演慶即為演慶寺，重刊六道雖已經是成泰年間，為二十世紀，但是該書仍是延續舊的版本來刊刻，例如，其書中仍保有助印者的資料，「佛弟子林鶴、鄧承詔、歐陽雋、李欽簡、黃聖昌捐貲謹刻《六道集》半卷，以此功德，祈報罔極，親恩遠離三途八難，共成無上菩提」。⁵⁵這是《嘉興藏》版本的特色之一。



圖 10 越南版本的《解惑編》與新文豐《嘉興藏》版的《解惑編》對照

《解惑編》是為弘贊法師所著，目前該書存於《嘉興藏》中，⁵⁶而越南漢喃院的版本也寫為沙門弘贊編撰，並有尹源進的「解惑編序」，而越南重刻版本還有潘楚玩、張載道合寫的「第二刻解惑編上下卷」一文為序，其文如下：

解惑，何為而作歟？為人之難曉而作也，蓋佛法以虛為本，以無為尊，不可以色相見，不可以聲音求，無怪乎人之難曉也。慨（概）堯舜以前，盤古醉生夢死之人心，商周而後秦皇曠日迷雲之世界，暨漢明帝遣使之天竺得佛經，佛日增輝、慈雲遍覆，自是以

I

⁵⁵ 《六道集》，越南漢喃院藏，編號 AC. 129。

⁵⁶ 《解惑編》，《嘉興大藏經》冊 35，第 325 紙。

來誠心禮拜，有功德者，各有證驗，間有後生末學，苟明偏見，卻說佛為夷，說法為亂，訛言莫懲，可勝嘆哉。是編也，鼎湖在和尚所集，披閱今古，分析是非，凡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知所尊尚及議論格言、明辨事理者，悉次是編，使頑疲之徒，醒心悟道，去妄歸真，其功顧不鉅乎？播於南國已有年矣，前經刊鑄印，板留京都乾安寺，至今尚存。夫始成終弊世遠言，煙有度世之婆心者，可坐視其蠹魚，而莫之省耶？爰述善緣重鑄，原版已斷者復屬而復聯，已晦者復彰而復著，考之而不謬，質之而無疑，亦騙民之……一助耳。⁵⁷

可以得知原有的舊板仍存於乾安寺，這也是性泉和尚從中國帶回來的「鼎湖在和尚所集」的《解惑編》，只是需要「已斷者復屬而復聯，已晦者復彰而復著」等，故重新刊刻，雖然是嗣德十二年（1859），才由北寧省慈山府桂楊縣含龍寺住持僧法名通榮重刊、蒲山福田和尚裁訂，但是對照新文豐的版本，越南漢喃院所保存的版本清晰度還比較好，而且內容幾乎是一樣的。

但是，越南所保存在乾安寺的《解惑編》木刻本，因為去年（2017）在做內部整修，便被移至外面走廊堆置，沒有任何防護措



圖 11 乾安寺的《解惑編》（圖左）與嘉興藏的《解惑編》（圖右）對照

⁵⁷ 《解惑編》，越南漢喃院藏，編號 AC.598/1-2。

施，因為剛好前往乾安寺進行田野調查而發現，在簡單檢視之後，木刻板有些已經蟲蛀嚴重，甚至腐朽。

而屬於第二類的《諸經日誦》，此經原為雲棲禪宏所訂輯，收錄於《嘉興藏》第32冊，No. B277的《雲棲法彙（選錄）》之中。但是，越南漢喃院所保留的版本卻是弘贊再治，也就是弘贊法師根據雲棲禪宏的版本再進行修改而成，且此書與弘贊

法師自己編集的《沙門日用》內容也有所不同。目前經過初步檢視此書未收錄於《大正新修大藏經》與《嘉興藏》之中，似乎也沒有保存於其他經藏目錄中。

基本上該書的內容是延續雲棲禪宏的《諸經日誦集要》，但是為了因應不同時代的儀軌需要，所以弘贊法師做了些許的改變。目前可已知道的是儀軌結束前，兩位大師作法有所不同，最大差異在於：雲棲禪宏的《諸經日誦集要》在「擊鐘儀」之後依序是：結會念佛儀、香讚、西方讚，之後結束整個儀軌。

而弘贊法師再治的《諸經日誦》，則是在「結會念佛儀」之後，接著進行「擊鐘儀」，整個儀軌就結束了。但是，弘贊法師在後面又寫了一篇短文，提到「凡修供養專重在一變食真言」，但是「今當末法之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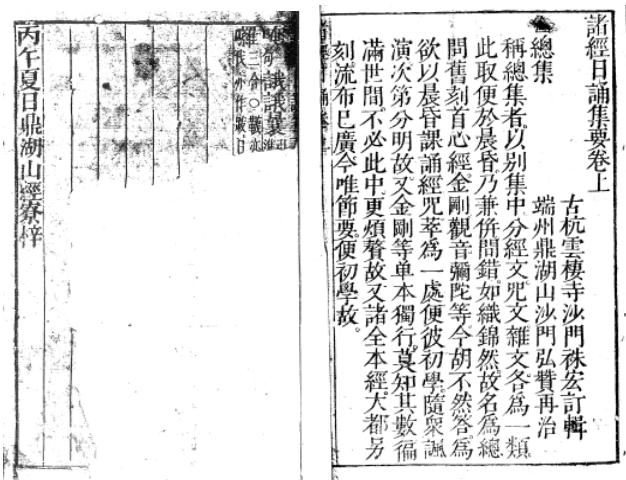


圖 12 越南版的《諸經日誦集卷》卷首與卷末

去聖時遙，梵僧不至，久絕口授，故梵音而成土語矣，茲略以梵音贅於真言字下，其有智者，樂正法訛，自當留心熟習，令音調和無滯，始能改其舊錯」。⁵⁸可見得弘贊法師再治《諸經日誦》是有其目的與用意，並不是隨意更動雲棲株宏之著作。

從上可知，漢喃院所藏弘贊法師的著作中重刻所用版本，年代較早的起於 1670 年的《鴻山警策句釋記》，而重刻最晚的有 1848 年的《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添足》，可證明弘贊法師的著作，從性泉法師請經攜回之後，在越南佛教界傳承流布已歷數百年。

而其傳播的區域空間也很寬廣，並不是僅限藏於當初所存放的乾安寺，而是廣為各地寺廟重刻刊行，如太平省福慶寺重印《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添足》、丹會社寶靈寺重印《鴻山警策句釋記》、海陽省光明寺刊刻《沙彌律儀要略增註》、河內靈光寺印行《六道集》、永嚴寺抄印《四分律名義標釋》等，顯示明末清初中國的《嘉興藏》等佛教典籍，由於中越僧人的交往，擴展至廣大的越南北方領地。

除了，弘贊法師的著作之外，隨著田野調查的進行，陸續發現性泉法師還帶回不少其他祖師大德所著的漢地佛教典籍，例如：《佛祖統紀》在「越南漢喃文獻目錄資料庫」中清楚的提到，「此書原為宋咸淳五年四明福泉沙門志磐作，有作者原序，永祐時湛公和尚從中國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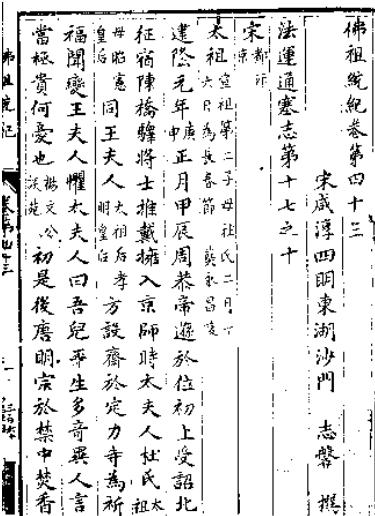


圖 13 越南版《佛祖統紀》

⁵⁸ 《諸經日誦》，越南漢喃院藏，編號 AC. 258。

至越南，由福田和尚付梓印行」。⁵⁹

湛公和尚所指即為性泉湛公，而查閱該書，其完整名稱為「大南黎永祐三玄門湛公和尚奉旨如清迎回梵本」，更可以證明性泉和尚是在永祐（1735-40）年間奉旨意前往漢地求法取經，永祐為懿宗年號，但此時後黎朝的大權為鄭主所掌控，懿宗為鄭主鄭杠所立，真正掌權的是鄭主，且其對於佛事較為熱心，除在永祐二年春正月建瓊林、壺天、香海三寺之外，並於永祐三年鑄大佛像於瓊林寺，令百官計品入銅。⁶⁰所以，性泉法師所謂的奉旨，應該是奉鄭主之旨。

從漢喃院所收錄的佛典中，透過版本的對照與分析，我們可以看得到有些佛典就是當時性泉法師所帶回來的明末清初所刊刻的嘉興藏版本。雖然有些佛典是重刻，可是很清楚的記載是依據性泉法師所帶回來的予以重刻。

（三）本地僧人所重刊

目前存在漢喃院的其他早期所傳入越南的佛教典籍，因為來源難以確認，故統稱為越南本地法師所引入，相對於前兩種比較明確的來源，這部分仍有待確認相關的引入來源，但當中的典籍，也有些是屬於稀有罕見的版本。



圖 14 《四分律名義標釋》

1

⁵⁹ 《佛祖統紀》(Phật Tổ Thông Kì)，越南漢喃院藏，編號 AC. 528/1-7。

⁶⁰ 陳莉和編校，《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下，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學センター刊行委員會，昭和 59-61 年（1984-1986），頁 1084-1085。

釋，但是越南漢喃院的版本為保大四年（1929）重印，該書應該不是早先性泉法師所帶回的，而是後來保大期間永嚴寺大量從日本所引入的佛教典籍再重新刊刻的版本。此時越南已成為法國的保護國，而且與日本關係密切，故「請於日本釋教經來，以為珍重罕見，迺於皇朝保大二年，特有西天寺監院沙門清乙，大發婆心，就博股場，乞法恭抄，將回檢閱書刊，用廣流通，則誠為功德不可思議也歟」。⁶¹可見得弘贊法師的戒律之典籍，深深影響越南佛教界，當缺乏戒律典籍時，通常就會想到要引進弘贊法師的律學著作，以補其不足。

另外，漢喃院的《放光般若波羅蜜經》館藏為 AC. 527/1-4，該經版本為方冊版，卷首有兩頁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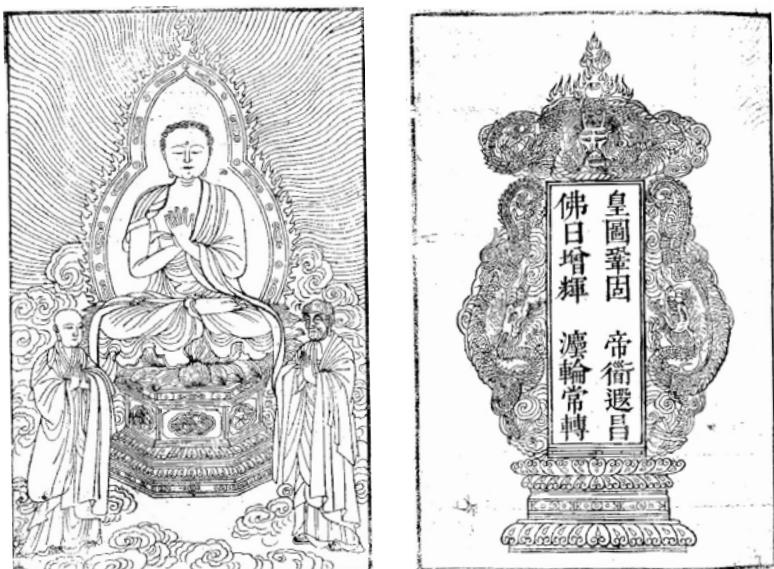


圖 15 越南版《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卷首圖

⁶¹ 《四分律名義標釋》，越南漢喃院藏，編號 AC. 669/1-10。

這本漢喃院所收藏的經書其形式基本上就是《徑山藏》(《嘉興藏》)的常見刊刻模式，而且還極有可能是翻印自萬曆版的《嘉興藏》，因為在其第一卷末有跟東京大學所藏的萬曆版《大藏經》一模一樣的題記。

例如在東大版卷二十九末的題記，寫到：

奉

信佛士吳懷保、懷讓、懷真共捐貲
刻
放光般若波羅蜜經第二十九卷
萬曆庚戌夏六月⁶²

在這個版本中，幾乎每一卷末都有題記，說明每一卷的助刻經費出資者都是吳家三兄弟吳懷保、懷讓、懷真。

但最後的卷三十只有音釋，隔壁頁是空白的，成為封面內頁，猜測應該是磨損掉頁，不然按常理推測會有跟前幾卷一樣的題記存在。

右邊越南版的《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圖像在每卷的音釋之後，立即接上題記，不像東大版是隔一頁再刻上題記。不過，內容與排列形式幾乎是一樣的，僅有最後



圖 16 東京大學藏《放光般若波羅蜜經》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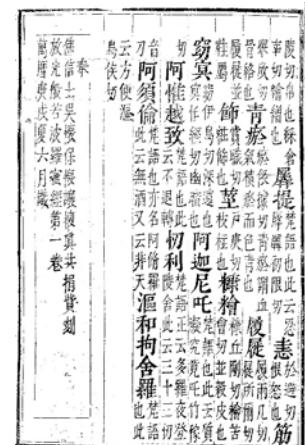


圖 17 越南版《放光般若波羅蜜經》題記

⁶² 參閱「萬曆版大藏經(嘉興藏)畫像データベース」，《放光般若經》卷 29 末頁，https://dzkimgs.lib.tokyo.ac.jp/util_kakouzou/021_4/0079&lang=&，2018/05/05。

多了一個「識」字。

這種類型的佛教文獻在越南漢喃院中仍有不少，例如：館藏編號，AC. 391 的《佛說長阿含經》，基本上內容、形式與東大版是雷同的，只是越南漢喃院版將原本的捐助刊刻者更換為越南人，因為這些是重刻時的供養者，除了為自己累積福德資糧之外，也會以自己家中過世人的名義捐助供養，以求獲得庇佑。

另外，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400 的《增一阿含經》則與左邊 CBETA 現在上線所提供的民族出版社掃描檔的版本幾乎一樣，⁶³同為徑山寂照庵的版本，越南是經過重新刊刻，但是仍保留原本的題記，如在卷一末記有：

丹陽居士賀學禮施貲刻
增一阿含經第一卷計字六千四百
四十七
箇該銀三兩三錢五分
武林釋性慧對長洲徐普書江寧羅
仕貴刻
萬曆戊申春三月徑山寂照庵識⁶⁴



圖 18 《嘉興藏》版的《增一阿含經》題記

兩書對照之，可知漢喃院版的《增一阿含經》與之相同形式，但卷三、四、五沒有保留原本的題記，應該是被塗掉了，之後的卷六至卷十都有一樣的題記，不過漢喃院的《增一阿含經》缺卷十一到卷二十，卷五十之後有重刊記，提到此版本的卷數是有缺漏的，負責重刊的寶鼎和

■

⁶³ <http://dia.dila.edu.tw/jimg/page?page=JMv0431p055>, 2018/5/5。

⁶⁴ 《增一阿含經》，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400/1。

尚有說「伏願諸方上土，之後倘有見處，轉我充刻，以全其本」，⁶⁵希望這套經書缺少的部分，有人可以提供協助，讓他能夠將全書補齊刊刻。重刻年代署於戊申年，即是嗣德元年（1848）。漢喃院版的《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其重刻是在明命二十年（1840），而漢喃院的《佛說長阿含經》重刻年代是紹治三年（1843）。

這幾本較為大部頭的經書重新刊刻的年代都在越南阮朝的明命皇帝之後，這與越南的政治情勢變化有關，到了阮朝的建立者嘉隆皇帝之時，越南已經完成南北統一，經過一、二十年的休養生息，社會情勢較為穩定，經濟也漸漸獲得改善，相對於民間在宗教信仰方面也有新一方面的進展，需要更為深入的佛教義理探究與講述需要，也有更多能力給予寺廟資金的供養與捐助。

（四）漢地佚失的佛典

從上述可以得知，除了像性泉法師所帶回的弘贊再治《諸經日誦》一書，可說是漢地稀見的佛教文獻之外，其實當時所重刊的早期版本都有其價值性存在，有些佛經版本可能直接複刻自萬曆嘉興藏，例如，《放光般若波羅蜜經》，甚至有如《天童覺和尚頌古》、《雪竇顯和尚頌古》等書可能沿用自元至正二年（1342）大明禪寺刊四家錄本。因此，越南漢喃院所藏的典籍，雖然沒有收錄越南全部佛教典籍，但卻極具代表性。依據筆者目前的調查，已經陸陸續續發現該館藏有漢地所佚失的佛教典籍。

1、越南漢喃院所藏的《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新疏》，寫是為「明棲霞寺傳戒比丘法通疏」。⁶⁶《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

I

⁶⁵ 《增一阿含經》，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400/4。

⁶⁶ 《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新疏》(Phật Thuyết Mục Linh Vấn Giới Luật

在蕩益智旭大師的《閱藏知津》中將其排在小乘律典末，並提說「附疑似雜偽律」，但會性法師不以為然，認為智旭大師也說「近代律主偏流通此經」，且南山律祖在註疏諸律時，也曾引用《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加上明朝還有兩本註釋書，一是明崇禎七年姑蘇報國寺沙門性祇述的《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略釋》，另一本是明天啟七年愍忠寺沙門永海述的《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釋》。⁶⁷可見，該書仍為歷代弘律法師所用，說是「疑似雜偽律」還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不過，在《大藏會閱》中沒有提到傳戒比丘法通註疏的《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新疏》一書，會性法師是近代對於歷代大藏經非常熟稔的閱藏法師，基本上對於已經刊行的佛教典籍他都已經蒐羅殆盡，如果漢地有的應該會被收錄，但此書並未被《大藏會閱》提及。加上查閱過新出版的《徑山藏》也沒有收錄，大概可以判斷是漢地所遺失的註釋書。⁶⁸雖然該書沒有註明當時刊行的年代，但是在越南重新刊刻時寫道：



圖 19 越南版《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新疏》

Trung Ngũ Bách Kinh Trọng Sự Kinh Thì Sớ), 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315。

⁶⁷ 會性法師，《大藏會閱》冊 3，臺北：天華出版社，1995 年再版，頁 138-139。

⁶⁸ 但根據大陸學者協助查詢，得知貴州省圖書館似乎有館藏。參見陳琳主編，《貴州省古籍聯合目錄》，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509。然還未查證版本異同，故暫予保留。

景治七年己（己）酉蓮月望日

釋子明良重刊五百問板留永福禪寺在武江縣扶朗社（今屬北寧省桂武縣）⁶⁹

景治七年為西元 1669 年，清康熙八年。而明良禪師為拙公和尚的得法弟子之一，但他的相關事蹟記載不多，僅知 1644 年 7 月 8 日在拙公和尚圓寂前一個星期，剛好拙公從河內回到北寧省的筆塔寺，明良禪師才去向他禮敬問安，遂獲得付偈：身如夢幻有同無，萬物春榮秋復枯，任運盛衰無怖畏，盛衰如露草頭鋪，自此之後明良禪師服侍拙公左右。得法後，回永福省崑崙山住持福朗寺。⁷⁰而《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新疏》一書於景治七（1669）年重刊與上述的經歷是相吻合的。故該書應是明良禪師從漢地所引入。

2、《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懸絲鈔》，在提要中登錄為「羯摩抄」，又名，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懸絲抄（*Yết Ma Sao*），但應為《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懸絲鈔》才是正確的書名，喃字遺產保護會的網站上收有勝嚴寺（河內清威縣內）的版本，與漢喃院的藏本都是來自河內報天坊靈光



圖 20 越南版《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懸絲鈔》

⁶⁹ 《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新疏》(*Phật Thuyết Mục Linh Vấn Giới Luật Trung Ngũ Bách Khinh Trong Sự Kinh Tân Sớ*)，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315。

⁷⁰ 譚志詞，〈僧行拙公和尚與「拙公禪派」的傳承關係與思想〉，《八桂僧行》3，2008 年，頁 58-63。

寺刊刻的版本。⁷¹

而兩書都是印自依據康熙壬申年（1692）本重新刊刻，該書為比丘德成所編撰，他在〈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懸絲鈔序〉中提到「華山見月律師中興止作，始以隨機羯磨，奉為貢者蔡，舉行僧事儀復佛世威儀。德成不敏，幸得讀其書，觀其行事，霑法流之餘潤，挹戒海之再清，……兼復裨補闕略，以便應機行用，共成鈔文一十二卷」。⁷²見月讀體為明末清初的弘律大師，雖然其示寂於康熙己未年（1679），但從德成法師的序文來看他應該曾經親近過見月律師，並追隨其腳步，以道宣律祖的《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疏》為底本，寫了《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懸絲鈔》，然而此書在漢地幾乎不見，但卻在越南律學上有重要地位，後來越南永嚴寺清亨禪師再重校《式叉摩那沙彌尼律儀》時，就經常引用《懸絲鈔》為依據進行校對。⁷³

四、結語

近代越南佛教的發展過程中，自從十七世紀中葉之後，越南對於佛法有所需求，而恰好明末清初的遺民逃禪僧人願意前往海外弘法，故越南主政者遂商請明末清初拙公和尚、明行禪師前來弘法，不僅因為人員的移動，成為越南佛教振興的媒介者與動力來源，除了在佛教界產生深

⁷¹ 《四分律刪補》，喃字遺產保護會，編號 TN. 017。<http://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2/volume/1341/>，2018/05/05。

⁷² 參見《四分律刪補》，頁 1-2。在喃字遺產保護會的網站只寫「四分律刪補」為書名，但實際就是《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懸絲鈔》，<http://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2/volume/1341/>，2018/05/05。

⁷³ 《式叉摩那沙彌尼律儀》(Thúc Xoa Ma Na Sa Di Ni Luật Nghi)，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694。該書為清亨律師在嗣德三十四年（1881）所校，但是 1883 年心圓法師所重治。

遠影響，如新的禪宗派別興起，也對於當時的政治與社會產生改變，如皇室貴族出家為尼等。

同時為了彌補越南佛教典籍的匱乏，並派遣明行禪師前往中國引入佛教典籍，譬如《水陸諸科》一書，後來甚至成為越南佛教界常用的佛教儀軌書。而《佛祖三經》與《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直說》雖為明行禪師的徒弟黎氏玉緣所刊刻，但該類經應該就是明行禪師北上時所求取佛經的部分典籍。

而性泉和尚所攜入的佛典則屬於較為晚期，其中又以弘贊大師著作為主，這主要是因為性泉禪師曾到鼎湖山求法，並由其金端光和尚受具足戒，加上如澄麟角大師在其出發前認為越南戒律學已經衰微，性泉禪師秉承師願，以恢復律學為己任，而當時弘贊法師鼎湖山法脈又以律學聞名，故其著作大量被引入，而且經過歷代仍為越南佛學傳承者所推崇，仍持續不斷刊刻流傳至今。

而這些佛教典籍多數有典藏於越南漢喃院，目前漢喃院所藏的佛教文獻多為法國殖民時期所蒐集，雖然該院陸續有進行田野的調查與拓本的工作，但是幾乎都還沒有公開。而越南漢喃院所收集的文獻幾乎都二十世紀初以前，尤其是佛教典籍目前看起來幾乎是以漢地的《嘉興藏》以後的版本為主，雖然清朝還有編修《龍藏》，但漢喃院館藏幾乎沒有看到龍藏版的佛教典籍。而相對於目前台灣學術界常用的《大正新修大藏經》，因為編輯年代較晚，所以，與之版本多有不同。

故越南漢喃院圖書館會保存有明棲霞寺傳戒比丘法通疏的《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新疏》、清古吳比丘德成述《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懸絲鈔》等漢地佚失的佛教典籍是非常值得重視的，而且這僅是初步的檢視而已，若是將該館藏，甚至將越南國家圖書館、越南各地的寺廟私藏佛教典籍一一予以清查，相信可以發現更多保留在越南的漢傳佛教

稀見文獻典籍。

而其中大部分可能就是透由中越雙方僧侶所引入的《嘉興藏》等佛教典籍，這些佛教典籍不僅在歷經越南各朝代的重新刊刻後成為越南佛教思想來源，另一方面也保留了一些明末清初佛教祖師大德的著作，如：弘贊大師所治的《諸經日誦集要》、比丘法通的《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新疏》、比丘德成的《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懸絲鈔》等，成為見證中越佛教文化交流的珍貴歷史文物。

可見得明末清初《嘉興藏》等佛教典籍的傳入確實對於中越之間的佛教文化交流與越南佛教復興產生極大的貢獻，而現今保存於越南漢喃院中的稀見佛教典籍，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目前仍有許多館藏與私藏的資料未被檢視，如能進行更加徹底的調查與研究，相信一定可以發掘更多的稀見佛教典籍，對於越南佛教界是一大助益，相對於完善漢地的佛教文獻也有極高的價值。

引用書目

佛教典籍和古籍

- 《般若心經直說》，CBETA，X26，no. 542。
- 《補續高僧傳》，CBETA，X77，no. 1524。
- 《解惑編》，《嘉興大藏經》冊 35，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年，第 325 經。
- 《各寺經板·玉山善書略抄目錄》（*Cac Tự Kinh Bản: Ngọc sơn Thiện Thư Lược Sao Mục Lục*），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 1116。
- 《大南禪苑傳燈集錄》，福田和尚校訂，清河奉寫，越南漢喃院藏，編號 A. 2767。
- 《六道集》，釋弘贊，越南漢喃院藏，編號 AC. 129。
- 《鴻山警策句釋記》，釋弘贊，越南漢喃院藏，編號 AC. 140。
- 《八關齋法》，釋弘贊，越南漢喃院藏，編號 AC. 143。
- 《繼燈錄》，沙門如山編，越南漢喃院藏，編號 AC. 158/a。
- 《諸經日誦》，明·雲棲株宏編輯，弘贊校訂，越南漢喃院藏，編號 AC. 258。
-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直說》，明·憨山德清述義，越南漢喃院藏，編號 AC. 301。
- 《天童頌古集》（*Thiền Đồng Tụng Cố Tập*），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314。
- 《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新疏》，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315。
- 《佛祖三經》，越南漢喃院藏，編號 AC. 341。
- 《增一阿含經》，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400/1。
-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添足》，唐·玄奘漢譯，明·弘贊註解，越南漢喃院藏，編號 AC. 506。
- 《三經日用》，越南漢喃院藏，編號 AC. 545。
- 《解惑編》，釋弘贊，越南漢喃院藏，編號 AC. 598/1-2。
- 《沙彌律儀要略增註》，釋弘贊，越南漢喃院藏，編號 AC. 622。
- 《四分律名義標釋》，釋弘贊，越南漢喃院藏，編號 AC. 669/1-10。
- 《式叉摩那沙彌尼律儀》，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694。
- 《三經日誦》，越南國家圖書館藏，編號 TN. 059。
- 《Chuyet Chuyet To Su Ngu Luc》(拙拙祖師語錄)，明行在在編，Nguyen Quang Khai 譯，Ho Noi: Nha Xuat Ban Thanh Hoa，2017。
- 《大藏會閱》，1995 年再版，會性法師，臺北：天華出版社。

《鼎湖山志》，釋成鷺纂，《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1輯冊47-48，臺北：明文書局，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序刊本，1980。

現代專書、論文

Trinh Khac Manh、Nguyen Van Nguyen、Philippe Papin 主編，2005，《越南漢喃銘文拓片總集》，河內：越南漢喃研究院。

李塔娜著，李亞舒、杜耀文譯，2000，《越南阮氏王朝社會經濟史》，北京：文津出版社。

李福標，朱婧，2015，〈論鼎湖山弘贊禪師的律學故事化〉，《學術研究》4，頁143-147。

李慶新，2015，〈清代廣東與越南的書籍交流〉，《學術研究》12，頁93-104。

阮氏金鳳，2005，〈越南佛教歷史概述〉，《佛學研究》，頁350-362。

阮氏美珠，2007，《佛教在越南順化市的影響》，廣西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碩士學位論文。

阮郎（釋一行），2000，《越南佛教史論》，河內：河內文學出版社。（*Nguyễn Lang, Việt Nam Phật giao sứ luận*, Nxb. Văn học HN ôi.)

林仁川，1987，《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真柳誠，2012，〈ベトナム漢喃研究所の古醫籍書誌（一）〉，《茨城大學人文学部紀要・人文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科論集》12，頁19-42。

陳正和、宋成有節譯，1984，〈越南佛教史略□ 從古至今〉，《印支研究》3，頁19-23。

陳重金，1992，《越南通史》，北京：商務印書館。

陳荊和編校，昭和59-61年（1984-1986），《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學センター刊行委員會。

陳琳主編，2007，《貴州省古籍聯合目錄》，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劉玉珺，2004年，〈中越古代書籍交流考述〉，《文獻季刊》4，頁85-98。

蔡鴻生著，1997，《清初嶺南佛門事略》，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黎氏垂庄，2014，《越南南河地區十六至十九世紀中國禪宗的傳播和發展及相關文獻的考察》，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碩士論文。

譚志詞，2006，〈僧行禪師在越南弘揚佛法〉，《八桂僧行刊》1，頁42-44。

譚志詞，2007，〈十七、十八世紀嶺南與越南的佛教交流〉，《世界宗教研究》3，

頁 43-47。

- 譚志詞，2007，〈越南閩籍僧行公和尚出國的原因〉，《東南亞縱橫》，頁 60-63。
譚志詞，2008，〈僧行公和尚與「拙公禪派」的傳承關係與思想〉，《八桂僧行刊》3，頁 58-63。
釋行心，2006，《中國臨濟禪系在越南的傳承與流變》，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釋清決，2001，《越南禪宗史論》，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系博士學位論文。

網路資源

- 〈17、18世紀越南佛教復興的背景及特點〉，譚志詞，《閩南佛學》6，
<http://www.nanputuo.com/nptxy/html/201103/0415103373499.html>，2016/08/30。
《四分律刪補》，<http://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2/volume/1341/>，2018/05/05。
「越南漢喃文獻目錄資料庫系統檢索」，<http://140.109.24.175/pasweb/>。
「萬曆版大藏經（嘉興藏）畫像データベース」，https://dzkimg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021_4/0079&lang=&，2018/05/05。
《嘉興藏》掃描檔，<http://dia.dila.edu.tw/jimg/page?page=JMv0431p055>，2018/05/05。
「廣東肇慶鼎湖山慶雲寺介紹」，<http://big5.xuefo.net/nr/article14/136675.html>，
2016/08/30。